

[美] 詹姆斯·帕特森 著  
安德鲁·格罗斯

JAMES PATTERSON

秦维杜 译

Detective Lindsay Boxer is jogging along a beautiful San Francisco street when a fiery explosion rips through the neighborhood. When Lindsay plunges inside to search for survivors, she finds three people dead, and an infant who lived in the house cannot be found — and a mysterious message at the scene ...

Then a prominent businessman is found murdered under bizarre circumstances, with another mysterious message left behind by the killer. Even more terrifying, the killer has targeted one of the four friends who call themselves the Women's Murder Club. At the same time, Lindsay learns that one member of the Women's Murder Club is so vulnerable that it could destroy them all.



度夺魂

3RD

DEGREE



上海译文出版社

# 3 度 夺 魂

〔美〕詹姆斯·帕特森 安德鲁·格罗斯 著  
秦维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3 度夺魂/(美)帕特森,(美)格罗斯著;秦维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9

书名原文:3rd Degree

ISBN 7-5327-3798-5

I. 3... II. ①帕...②格...③秦...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380 号

图字:09-2004-336 号

James Patterson

**3rd Degree**

Copyright © 2004 by James Patter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mes Patterson, C/o William Morris Agency,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3 度夺魂**

詹姆斯·帕特森 著  
〔美〕 安德鲁·格罗斯 著

秦维杜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册

ISBN 7-5327-3798-5/I · 2137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们要衷心感谢旧金山市警察局凶杀科的警官霍利·佩拉和她的搭档乔·图米,他们日复一日地与形形色色的凶犯斗智斗勇,而我们只是舞文弄墨,纸上谈兵一番。我们还要感谢他们把我们引见给了特殊武器及对策组的迪诺·佐格拉福斯,是他让我们对令人闻风丧胆的定时炸弹有了真切的感受。我们还要感谢伯克利市警察局的乔·桑斯警长和史蒂夫·恩格勒警官(已退休),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任职期间亲身经历了当时的动荡事件,更是花了几个小时,对我们讲述了这个“伯克利人民共和国”<sup>①</sup>的来龙去脉,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这个怪胎的巨大破坏力,感受到了它狂热追求的梦想。

我们还要深切怀念一条名为查克·蔡恩的名犬,2001年9月11日,它

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灾难中英勇殉职。

<sup>①</sup>伯克利人民共和国:伯克利是美国北加州旧金山湾地区的一座大学城,南面是加州的奥克兰市,东面是蒂尔登地区公园,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劳伦斯科学馆、数学科学研究院等著名学校和机构的所在地。伯克利校园是美国“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上世纪60年代伯克利市内爆发了学生反对越战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因为伯克利市民的强烈言论自由倾向,这座大学城也常被人们戏称为“伯克利人民共和国”。

## 第一部



## 1

四月的一个早晨,天色晴朗,空气清新,宁静的气氛中透出一丝懒洋洋的春意。这一天也拉开了我这一生中那个噩梦般一周的序幕。

我沿着海湾顺着坡道慢慢跑步,后面跟着我那条博德牧羊犬<sup>①</sup>玛莎。这也是我在星期天早晨例行的事——早早起床,把爱犬放在我那辆开拓者小车的前座上,把车开到梅森城堡,从那儿带着它缓步跑上三英里,到达大桥后再折回来。这样可以让我略感欣慰,相信自己在三十六岁这年龄仍能勉强保持较好的体型。

那天早上,我的好友吉尔也跟我一起来跑步。她是要遛遛她那条纽芬兰拾猎<sup>②</sup>奥蒂斯,至少她是这么说的。也许,她想要自己运动一下,为日后骑登山车奋力攀登塔马尔佩斯山,或她称之为真正带劲的什么运动做热身。

真叫人难以相信,吉尔在五个月前刚刚流产过。瞧瞧她现在的体型,还是那么苗条,又恢复了往日的风姿。

“嗨,昨晚过得怎样?”她一边跑一边侧脸问道。“外面有人在说,林赛在约会哟。”

“说是约会也不妨……”我答道,眼睛盯着映衬在蓝天下的城堡,我们

①博德牧羊犬(border collie):一种原产英国,体格中等的良种牧羊犬。

②纽芬兰拾猎:一种猎犬,有叨物归主的习性。

在朝前跑，城堡却移动得很慢。“你还可以说巴格达是个度假胜地呢。”

她缩了缩头颈。“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事的。”

一路上，我满脑子是“资产包装出售”大王富兰克林·弗兰特利那恼人的身影。那样称呼他，是因为他喜欢盯住那些陷入困境，无力偿付名车、名表，分期还款的网上公司老板。两个月来，富兰克林只要到警局来，总要跑到我办公室里来磨蹭，后来我被弄得烦了，只好请他周六晚上来我家用餐（但后来他又临时改主意不来了，害得我只好把用红葡萄酒小火炖的短条肋骨放进冰箱里）。

“他爽约了，”我一边说，一边减慢步伐。“不要再问了，我不会多说什么的。”

我们在玛丽娜格林广场的顶端停了下来，我放声喊了一声，我那玛丽·德克尔<sup>①</sup>般的朋友在那边踮着脚尖蹦跳，仿佛还有劲，要再跑上一圈似的。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这么能跑步，”我边双手叉腰说，边喘着气，设法缓过劲来。

“我的祖母，”她耸耸肩，往后踢了踢腿，“在六十岁时开始坚持每天步行五英里。她现在都九十岁了，还到处跑动，常常弄得我们都不知道她在哪儿。”

我俩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看见吉尔又回到了往日那种调皮劲，听见她又放声欢笑了，真叫人欣慰。

“一起去喝杯咖啡怎样？”我问道，“让玛莎埋单。”

“不了。史蒂夫要从芝加哥飞回来。他想一到家就换装，马上去荣誉军团纪念馆看迪安·弗里德利克展览。你也知道，那条小狗要是不能如愿以偿的话，会是副什么模样。”

我皱了皱眉。“要我把史蒂夫想象成小狗，还真难以做到。”

<sup>①</sup>玛丽·德克尔(Mary Decker):著名长跑女运动员。

吉尔点点头，脱下套衫，举起双臂。

“吉尔，”我张大嘴惊讶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她内衣里的运动乳罩背带处有几小块乌黑的肿块，手指般大小。

她把套衫甩在肩头，显得有些尴尬。“是我自己在淋浴时不小心碰伤的，”她说道，“你不必大惊小怪的。”她眨着眼说道。

我点点头，但那些碰伤的青肿块总使我隐隐不安。“你真的不想喝杯咖啡再走？”我问道。

“不了……你知道埃尔·埃克塞根特的脾气。要是我迟到五分钟的话，他会念念不忘的。”她吹了声口哨，招呼着奥蒂斯开始往回跑，到停车的地方去了。她向我挥了挥手。“回头办公室见。”

“那么，你怎么样？”我蹲下来，搂着玛莎说道。“看来你是想喝杯咖啡的喽。”我拉了拉它的圈绳，带着它小步跑向栗树街的星巴克咖啡馆。

玛丽娜地区一直是我很喜欢的社区之一。弯弯曲曲的街道，色彩绚丽、整修得很好的小镇民居。社区里居住着温馨的家庭，海鸥的啁啾声在耳边时而萦回，海边吹来阵阵海风。

我穿过阿尔汉布拉街，目光不经意滑过一幢三层楼的漂亮小屋，我以前路过这儿时，也常常看到它，很欣赏它的精巧雅致。手工雕刻的木格窗扉，赤陶土的瓦片屋顶，给人一种大运河的感觉。有辆车从前面驶过，我拉住了玛莎的圈绳。

这就是这社区当时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整个街区在渐渐苏醒。一个穿着一件印有 FUBU 字样的短袖衫的红头发小孩正在练习滑板。一个穿着背带裤装的妇女手里抱着一包衣服匆匆拐过街角。

“来呀，玛莎，”我拉了拉圈绳。“我嗅到咖啡香味了。”

这时，那幢赤陶土瓦片屋顶的小楼轰隆一声巨响，整幢屋子陷入了一片火海中。我是说，这儿的旧金山仿佛突然变成了贝鲁特。

## 2

“哦，天哪！”我喘着气尖叫着，一股热浪夹杂着碎片迎面扑来，巨大的气浪几乎把我掀翻在地。

我转身蹲下来，用双臂护住玛莎，爆炸迸发出的炽热的火焰冲击波凶猛地袭来。几秒钟后，我挣扎着站起来。天哪……真难以相信。那幢刚才还令我羡慕不已的小屋此时已是一片残垣断壁，二楼的窗户和墙体破裂处蹿出团团火焰。

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屋里可能还有人。

我把玛莎拴在灯柱上。五十码外火焰飞舞。我飞奔着穿过街道，扑进浓烟滚滚的小屋。二楼已经被炸得倒塌了。二楼里即使有人也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我从后屁股口袋里摸索着掏出手机，发疯般揪着911按钮。“我是旧金山警察局的林赛·博克瑟警官，警徽号2-7-2-1。在阿尔汉布拉街和皮尔斯街拐角处发生了爆炸。是民居爆炸。可能有伤亡。需要全面救护和消防支援。赶快行动！”

我合上手机。按规定我应原地等待，可要是屋里有人，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一刻。我脱下套衫，松散地蒙住脸部。“哦，天哪，林赛，”我喊叫着，屏住气息。

然后，我摸索着钻进了这烈焰四起的屋子。

“有人吗？”我高声喊道，浓烟马上钻进我的口、鼻孔，呛得我喘不过气。灼人的热气燎舔着我的双眼和面颊，尽管我脸上有那件套衫遮护着，但微微睁开眼睛仍会感到刺痛。一大块燃烧着的石膏胶纸夹板悬在我的面前。

“我是警察！”我又高声喊道，“有人吗？”

浓烟犹如锋利的剃刀在我胸腔里翻腾。烈焰滚滚，巨大的噼里啪啦爆

裂声淹没了一切。我突然明白,在高楼里身陷火海的人们,为什么宁可跳楼摔死也不愿忍受这火烤酷刑。

我用手捂着眼睛,在浓烟浪涛里慢慢往前挪动步子。我又一次奋力喊道,“屋里有人吗?”

我无法再往前走了。我的眉毛被火苗舔去了。我觉得随时会被烈焰吞噬,葬身火海。

我转过身,往身后有亮光和凉意的方向跑去。突然,我发现有两个模糊的人形,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躯体。显然,他们都已经死了,他们身上的衣服在熊熊燃烧。

我停止脚步,感到一阵反胃。我无法帮他们一把。

这时,我听到一种仿佛喉咙被扼住的呼叫声。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我的幻觉。我站住脚步,尽力细辨火焰的劈啪声。我的脸被烈火烤得阵阵剧痛,真是难以忍受。

又听到了这种响声。不是幻觉,不会错的。

是有人在喊叫。

### 3

我用力吸了口气,又一头扎进被大火已烧得摇摇欲坠的小屋里。“你在哪儿?”我奋力喊道。我磕磕碰碰,穿行在烈焰的空隙间。我内心紧揪着,不仅为屋里的喊叫者,也为自己会被大火吞噬而感到恐惧。

我又听到了喊声。声音很轻,从屋里后边的什么地方呻吟着传来。“我来了!”我喊叫着,径直朝那声音的方向跑去。在我的左边,一根横木倒塌下来。我越往里走,越会身陷险境。我看到一个过道厅,感觉上这声音就是从那儿传来的,过道厅上方的屋顶板裂开了口子,一副要倒塌的样子,楼板上

面就是原来二楼的地方。

“我是警察!”我用力喊道。“你在哪儿?”

没有回应。

这时,我又听到了喊声。这次离我近多了。我用手臂护着脸,钻进过道厅里。快,林赛……再往里走几步。

我挤进一扇冒着浓烟的门里。天哪,那是间儿童卧室。从屋里的情形来看。

一张床侧着翻过来靠在墙边。大火已把床烧得黑乎乎一片。我喊叫着,这时又听到了那声音。这声音被遏制着,伴有细小的咳嗽声。

床架已被大火烤得滚烫,我设法把床从墙边挪开一点。哦,天哪……我模模糊糊看见一张小孩的脸。

是个小孩。可能十岁左右。

小孩用力咳嗽着,哭喊着,说不出话来。他的小屋几乎已经被埋在了废墟堆里。不能等了,单单这浓烟就能使我们窒息而死。

“我会把你带出去的,”我安慰道。我用力挤进墙和床边的空隙里,拼出全身力气把床从墙边推开。我用手抓住那孩子的肩头,心里暗暗祈祷着不要弄伤了孩子。

我拉着小孩,慢慢穿行在火海间隙里。到处是滚滚黑烟,扑腾着灼人的热浪,令人窒息。我看见一个方向有些光亮,估计就是我才进来的地方,但心里却并不确定。

我被呛得不停地咳嗽,那小孩用手紧紧抓住我。“妈,妈咪,”他哭喊着。我用手紧紧捏了捏他,我要让他知道,我不会让他被火烧死的。

我往前边高声叫喊,希望能听到有人回答。“前面有人吗?”

“有的,”我听到一个声音透过浓烟传过来。

我在杂物碎片上前行,一边尽力避开燃烧着的物体蹿起的火焰。这时

我看到了进来的门口。警铃声、叫喊声汇成一片。有个人影在前边摸索着。是个消防员。他从我手臂里轻轻接过那个孩子。又有一个消防员用手臂扶住了我。我们摸索着往外走去。

我走到了屋外，双膝一软倒在地上，同时张大嘴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一位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给我围上一条毯子。每个人都显得这么友善，这么尽心尽责。我瘫坐在路边一辆消防车旁。一阵难受的恶心让我反胃，我张口呕吐起来。

有人为我在嘴上戴了一只氧气罩，我深深吸了几口。一位消防员俯身问我，“发生爆炸时，你是在屋里吗？”

“不是。”我摇了摇头。“我是进来救人的。”我感到自己讲话很困难，思维也很迟缓。我掏出证件夹，给他看了我的警徽。“我是博克瑟警官，”我咳嗽着说道，“是凶杀科的。”

#### 4

“我没事的，”我说着挣脱开那个医护人员的搀扶。我走到那个孩子身边，医护人员已经把他放在了救护滑轮床上，并用绳带固定住他的身体，正在把他抬起推进救护车里。那孩子脸上唯一的动态是眨了眨眼。他还活着。天哪，我救了他的命。

在外面街道上，有不少人站在警方拉起的警戒线外观望。我看到了那个刚才在玩滑板的红头发小孩。观望者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突然间，我听到了狗的吠叫声。天哪，那是玛莎，它仍然被拴在路边的灯柱旁。我跑过去，紧紧地搂抱住它，玛莎也急切地用舌头舔着我的脸颊。

一位消防员走到我跟前，他的头盔上镶着消防队队长的纹饰。“我是埃德·诺罗斯基，消防队分队长。你没事吧？”

“我想没事吧，”我说道，但心里却没把握。

“你们警察局的人不是自己的事也管，也真够英勇的，是吧，警官？”诺罗斯基队长问道。

“我正巧跑步路过，亲眼看到屋子爆炸。像是煤气爆炸似的。我当时也顾不上了，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哦，警官，你干得真棒。”那消防队长看了看被烧成废墟的屋子，“但看来不是煤气爆炸啊。”

“我还看见屋里有两具尸体。”

“是的，”诺罗斯基边说边点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底楼的后屋还有一个成年人。那孩子有你救他出来真是幸运。”

“是的，”我说道。我内心感到一阵恐惧。如果不是煤气爆炸的话……

这时，我从人群中看到了沃伦·雅各比，他是我手下的第一号警员干将，他从人群中挤出来，跑到我旁边。沃伦是那种干“九点早班”的警员，“九点早班”是我们对天气转暖后，在星期天早上值勤的称呼。

雅各比的脸圆滚滚的，鼓出大块的肉，像只火腿。他的脸上从来没有微笑，甚至在说笑话时也是如此。他的双眼陷在高耸的眉骨里，别人很难看到他会流露出惊讶的眼光。这时，他默默望着阿尔汉布拉街210号那屋子被炸出的窟窿，随即目光又落到我身上。我坐在地上，满身烟灰，黑不溜秋的，大口喘着气——雅各比望着我，脸上露出醒悟的神情。

“警官，您没事吧？”

“我想没事吧。”我挣扎着想站起来。

雅各比望了望那屋子，又回头望了望我。“看来被炸得还真够呛的，就连我们这些熟手去整理也得忙上一阵子了，警官。我敢说我们会有不少收获的。”他收住脸上的笑容。“是不是我们这儿来了什么巴勒斯坦代表团，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我对他讲了我看到的一切。没有烟,也没有火,小屋的二层楼突然间被炸上了天。

“我干这活有 27 年了,经验告诉我,这不是热水锅炉爆炸,”雅各比说道。

“你知道这儿有人家是在二楼安装锅炉的吗?”

“我倒是不知道这儿有人家是这么安装锅炉的。您肯定没事,不用去医院吗?”雅各比弯腰凑近我问道。自从我参与了库姆斯案子后,雅各比就一直像大叔一样护着我。在我面前,他连那些荤段子也不讲了。

“不用去了,沃伦,我没事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注意到它的。它静静地躺着,靠在一辆停泊在路边的汽车旁,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见鬼,林赛,那东西肯定有问题。

刚发生了这骇人的爆炸,这会儿有这么件东西躺在路边,肯定令人起疑心。事情还没完。

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背包。那种无数上学孩童背的书包,这会儿静静地躺在路边。

我感到一阵惊恐袭来。

我听说过在中东有发生二次爆炸的案例。要是屋里确实是炸弹爆炸的话,谁敢说这背包里不会是枚炸弹?我睁大了双眼,紧紧盯着那只红色背包。

我伸手抓住雅各比。“沃伦,快叫人们后撤,马上。把人们往后撤,快!”

## 5

克莱尔·沃什伯恩从地下室的壁橱深处拿出一只陈旧又熟悉的箱子,这箱子她有好多年没见过了。“哦,天哪……”

那天早上她醒得很早,坐在阳台上喝了杯咖啡,窗外传来松鸦的哇哇叫

声,这也是春暖花开以来首次听到鸟儿的叫声。她随手往身上套了件衬衫,穿上长裤,开始着手清理地下室壁橱这个艰难的活儿。

首先扔掉的是他们多年来没再玩过的棋盘。随后是少年棒球联合会和波普·沃纳<sup>①</sup>年代的那些旧的接球用的防护手套和棒球护垫。一条折起来的被子,现在都积满了灰尘。

这时,她看到了那只埋在积满灰尘的毛毯下面的旧的铝制箱子。天哪。

是她的那把用了多年的大提琴。克莱尔想起了往日的情景,脸上露出了微笑。天哪,有十年了,这十年里她没再拿起过这把琴。

她从壁橱底部把箱子拎出来。看到它就会想起那些愉快的往日:接连几小时不停地练习音阶。“一个没有音乐的家,”她母亲曾这么说,“是个没有生气和欢乐的家。”在她丈夫埃德蒙四十岁生日时,她用心演奏了海顿<sup>②</sup>的D大调协奏曲第一乐章,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用这把琴演奏乐曲。

克莱尔打开箱子盖,望着琴身上的木纹理。真是漂亮,这把琴是汉普顿学院音乐系颁给她的学术奖。在她明白自己不会成为马友友那样的演奏家,改学医科专业前的那些日子里,这把琴一直是她心中的最爱。

她脑海里浮现出了一段乐曲。还是那段十分难拉,她总感到无法完全把握的乐曲。海顿D大调协奏曲第一乐章。克莱尔四下环顾,有点犹豫。真是见鬼,埃德蒙还在睡。没人会听她拉琴的。

克莱尔把大提琴从衬着丝绒的琴盒里轻轻提起来,取出弓,用双手握住。哟呀……

弓弦缓缓滑过琴弦,她慢慢地调着音。琴弦绷紧了些,琴声又回到了往日熟悉的音调。她信手拉着,心中感慨万千。生疏的琴声令她感到仿佛浑

①波普·沃纳(1871—1954):20世纪初,美国具有革新精神的著名教练员。后于1929年成立的波普·沃纳少年橄榄球联赛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②约瑟夫·海顿(1732—1809):奥地利著名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奠基者之一。

身在起鸡皮疙瘩。她拉了那首协奏曲开始的几个小节。觉得有点走调,但感觉是回来了。“哈,都老太婆了,还没完全忘记,”她哈哈一笑说道。她闭上眼,又随心拉了一会儿。

这时,她觉察到埃德蒙站在一边,他仍然穿着睡衣,站在楼梯旁望着她。“我知道自己下了床,”——他用手搔了搔头——“还记得戴了眼镜,刷牙。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在做梦吧。”

埃德蒙小声哼着克莱尔刚才拉的开头小节的乐曲。“你能拉完下一乐段吗?那部分难度很大的。”

“你这是在向我挑战吗,沃什伯恩大师?”

埃德蒙调皮地微笑着。

这时电话铃响了。埃德蒙从话机上拿起了无绳话机。“时间到,”他用拳击比赛术语发牢骚般地哼道,“是你办公室的。今天是星期天,克莱尔。他们就不能饶了你,让你也有个休息日?”

克莱尔接过电话。是弗雷迪·罗德里格斯打来的,弗雷迪是医院的员工。克莱尔拿着话筒听着,随后放下话筒。

“天哪,埃德蒙……市区发生了爆炸!林赛受伤了。”

## 6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这般紧张。可能是萦绕在脑际的那三个屋里死去的人,也可能是在事故四周紧张忙碌的那些警察和消防队员。我凝视着那只背包,脑子飞速转动,一个声音在大喊,那背包有问题——肯定有问题。“所有人都往后撤!”我又大声喊道。

我向那只背包走去。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但这地方必须撤空。

“不行,警官。”雅各比伸手扶住我。“你不能去干这活儿,林赛。”